



阿
火
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击 流

阿 火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击流/林金火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1999.8
ISBN 7-80640-287-X

I. 击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0915 号

击 流

林金火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仙游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8.375 印张 2 插页 420 千字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-80640-287-X

I·236 定价: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余明建

都说莆仙人精明，而走南闯北的阿火给我的印象却是既纯朴又热情。与阿火接触几次，我发觉他确是一个性情中人：虽然遭受诸多挫折，依然乐观豁达；对朋友真心相待，哪怕因此而受到伤害。正是这种执著和坦荡，支撑着阿火在上完社会大学后又接受文学和音乐的系统训练。现在，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，出版了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击流》，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阿火想通过这部小说表现出仙游人的“性格”，这一点做到没有读者诸君自有评价。不过小说描写了众多仙游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，让我这个仙游人也长了不少见识。作者对仙游方言的运用，虽嫌芜杂一些，仍有不少精彩之处，有些方言词汇的运用既精确传神又充满古意，让人喝彩之余又不得不佩服。尤其是贯穿于小说中的木兰溪畔人民纯朴善良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让我感到亲切和自豪。

古人说：不平则鸣。《击流》自然含着阿火对生活的理解和诠释。他的爱和恨，他的生活理念和人生准则，他所欣赏和排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，也都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反映出来。不过小说

序

所描写的年代离现在已有一段距离,我真心地希望在千年禧来临之际,仙游能够政治清明,经济繁荣,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,那么,历史将有更加辉煌的篇章等待作家去开拓,我如是盼!

95. 5. 15

关于《击流》

张承永

朋友,你知道“仙游”这个地方吗?这里山灵水秀,沟壑皆名胜。有让徐霞客“目不能移,足不能前者竟日”而惊叹“即匡庐三迭,雁荡龙湫,各以一长擅胜,未若此山微体皆具”的九鲤湖;有被称为“小武夷”由元世祖忽必烈亲笔题书“樵谷山”的麦斜岩;有一百二十景,景景不同的菜溪岩;有拔峰而起,飞腾霄汉的天马山;有……这是神仙游过的地方啊!

朋友,你见过木兰溪吗?这条水质清冽,明澈可见苔草鱼戏,河床宽阔,水流雍容华丽,岸上果树成荫,岸下垂柳依依的溪河,她仅仅流经仙游、莆田两地。她以丰醇的乳汁,滋养了这一方独特文化,造就了一种生动的语言,很早就被历史誉为“海滨邹鲁”、“文献名邦”,而流传着一个中华民族的传奇!

朋友,你想了解莆仙人,了解他们的文化,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吗?那就请看这部以方言话说的《击流》吧!

一个漂泊异乡多年的游子,当看到这部用乡音语言描写的文章时,我猛地感到一种熨心的温暖和亲切!乡情之故,正所谓美不美家乡水、亲不亲故乡人。原来莆仙语言文化如此之古雅、深刻、贴切、生动,皆因其尚存古汉遗风。读其音解其义,委实令人拍案叫

序

绝，扼腕叹止！我虽然见闻浅陋，但能引经据典地用家乡语言写作的作者，确也寥寥无几。

我与作者同居木兰溪畔，论年龄，作者只是我的小弟辈。但他所描绘的木兰溪景观，宛如我幼年的情景重现在眼前，真乃栩栩如生，没齿难忘！一样的木兰溪水，一样的大蜚山风，一样的岭头坪石头路，一样的茅亭小学操场，在作者的笔下，皆成摄心吸魄的精灵。看着这些父老乡亲的形象，是那样的熟悉，那样的亲切，就像招手即来的叔伯子侄，完全应着作者出神的笔力而呼唤！我不禁由衷地赞叹：美哉，作者！壮哉，木兰溪——我的母亲河！

朋友，当你在读这部作品时，你会不会觉的是在浏览另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！

朋友，当你通览全篇之后，你认为该作品是小说？是散文？我说二者皆是。它不但是一部叙事诗，而且是抒情诗。朋友，请你静下心来慢慢地品，它犹如莆仙的青果——油甘、橄榄，越嚼越有味，清甜可口，渐入佳境，回味无穷！

只有在人生的旅途上经受过崎岖坎坷的历程，饱尝过生活甜酸苦辣的人，才能总结下哪些是值得用毕生心力去拼搏，哪些是扭曲灵性的荒诞而加以唾弃的感受。作者正是以其深刻的反思，借水流的趋势，揭示着人类与命运搏击的英姿——我仿佛听见了命运那挑衅的敲门声……

目 录

序	余明建
关于《击流》	张承永
引 章 开 肇	1
第 一 章 仲夏之夜	11
第 二 章 姓氏之源	31
第 三 章 绣女的心思	45
第 四 章 田园的情趣	64
第 五 章 大围垦	84
第 六 章 手工艺	98
第 七 章 古汉遗风	116
第 八 章 原野激情	145
第 九 章 知音痴	162
第 十 章 劳动曲	181
第 十 一 章 街头剧	194
第 十 二 章 月下情	208

第十三章	阿莲欢歌	228
第十四章	童女动情	247
第十五章	隐 患	264
第十六章	变 脸	283
第十七章	资本的尾巴	305
第十八章	无赖的下场	323
第十九章	茶场招青	339
第二十章	送情泄恨	356
第二十一章	苏伟拜师	370
第二十二章	燕子出嫁	389
第二十三章	过 年	407
第二十四章	邂 逅	424
第二十五章	参 军	446
第二十六章	静 道	464
第二十七章	农场招青	480
第二十八章	上山学艺	496
第二十九章	情眷菜溪	513
第三十章	骚 乱	528
第三十一章	向 往	542
第三十二章	击 流	560
后 记		581

引 章 开 荤

“木兰溪开荤啦！木兰溪开荤啦……”

阿林仔惊恐万状、气喘吁吁、一路咋呼地从下街嚷到上街。他那凄厉的声调惊醒了正在午睡的街民，而那煞有介事的神态，却吸引了好玩的孩子们，在他的前后左右好奇地簇拥着。一时间，石头路的木兰街道像是个被阿林仔掏了的马蜂窝一样，居民们纷纷涌上了街头，招呼、询问、猜测、议论，那一双双惶忪的眼睛，明显流挂着偌大个恐怖的问号——

“给枪打啦，阿林仔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东乡嫂刚跨出门槛，边扣衣边迫不及待地打听。

“太衰了。”阿林仔头也不抬，只是左手一扬，算是回东乡嫂的招呼了，继续自己痛心的发现：“木兰溪开荤啦……”

“给鬼叩了，阿林仔，到底啥事？”井边嫂也忍不住发问，一边梳着发髻，一边流露出期待的眼神。

“嘻！大败了。”阿林仔脚不停步，右手一挥，算是给井边嫂的回答了，依然故我，但已声嘶力竭了：“木兰溪开荤啦……”

“死鬼！”

“绝户的！”

“没命死的！”

“机关枪搥的！”

“多余”的女人们纷纷朝阿林仔唾骂着，“开荤”这两个肮脏、不吉的字眼搅得她们心急如焚。可恨这个“不死的”阿林仔偏偏在这

里卖关子。还是绰号“老虎母”的寡妇阿莲，泼辣辣地跳到了街心，双手叉着腰挡住阿林子的去路，疾声喝道：

“阿林子，汝的嘴被灵鸟^①塞住不会说话了?!”

“汝小声一点。”阿林子一本正经地说着，没当回事地推开阿莲，“跑边，不要吵死!”

“什么?!”阿莲气得扬起眉毛瞪起眼：这一向俯首听命的阿林子，今天居然不卖我这威震街邻的“老虎母”的账!

“什么?”阿林子不屑地反问道，那尖小的脸一反往常嘻哈浪当的神态，“还什么呢!”他加重语气重复阿莲的责问，嘴没闭紧，口水从糜烂的嘴角直流下一条串。只见他抬起手来，却不是擦口水而是指眼屎，可当那一双小眼珠一转，眼角就又堆上了新的黄点。他任由口水滴流，嘴巴一张，口沫四溅：“寡^②会死了啦!”

“哈……”孩子们轰笑了起来，但大人们却莫明其妙：阿林子怎么啦?

阿莲的火气被阿林子的滑稽抵掉了一大半，但仍有被阿林子冷落的难堪，遂声色俱厉地吼道：“聒噪^③汝阿妈的!连寡问汝都不答应!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人们看着阿莲气极败坏和阿林子一反常态的模样，也跟孩子们一道开心地嘻笑了起来。

“笑灵鸟哪!”阿林子被人们笑恼了，更觉悲哀，不由捶胸顿足地大吼了一声。

阿林子的吼叫声一下子把大家的笑声给镇住了。人们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：怎么回事?木兰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!

“噙……”人群交头接耳，那声音就像是压抑着的呻吟。

① 灵鸟：男性阳物，有时简称“灵”。

② 寡、汝、伊：我、你、他。

③ 聒噪：打扰、麻烦。这里的“麻烦你妈”是褒读语。

看着阿林仔悲痛欲绝的可怜相，阿莲倒软下心来。她走过去轻轻地捶了他一下，和颜悦色地开导说：“不要紧，汝满说，说出来，安敢①不会衰呢！”

“呔喂！不好说的，不能说的！”阿林仔尴尬地应道。

街民们又骚动了起来：什么事使阿林仔这般为难？他越不敢说明，人们就越不放心。木兰溪是大家的，溪水“开荤”对大伙的虔诚该是何等严重的亵渎啊！

于是——“说吧，阿林仔，赶紧说吧！”

“甬紧啦，说破了就好了啦！”

此时此刻，阿林仔知道，这事要是不说出来，大家肯定不会罢休。特别是那些“多余”的娘们，而身边这个“老虎母”就管叫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他狠狠心、咬咬牙。“协那②，那寡就说了。”

“说，说……”

人们极力撺掇，并投以鼓励的眼神。

“嗯……”阿林仔正准备开口，可当他用堆积着眼屎的双眼扫视大伙时，才蓦地发现，他的周围已是团圈着里三层、外三层了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——偃在东乡嫂身边的子燕不停地闪动着野韵的眼珠，火辣辣地在人群中探索，似乎要招徕什么；躲在井边嫂背后的阿兰，却矜持端庄，妩媚可人；她们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呢。小伙子中有急于探秘而神情关注的阿福和表情冷峻的苏伟。苏伟才十七岁，阿福略长苏伟二三岁。那些涉世未深的小娘子乐天呵地，一个个娇嗲嗲的，而知羞怕丑的娘们就表现得不亢不卑；少妇中有的很沉得住气，像是没当一回事似的，而小伙子们大多是冲动异常，眼睁大大的；还有那些老妇、老娘、老爷、老奶……哦！阿林仔就算是平日里耍惯了贫嘴，现在当着这么多人，他怎么讲得出那难

① 安敢：或许。

② 协那：可以、好吧。

堪、羞耻的一幕。他顿觉得头昏脑涨、心紧肺缩，支支吾吾得说不出话来。

这下阿莲又火了，猛捶了阿林仔两下，厉声斥道：“整天张嘴溜阿溜的，今天要这张灵形^①，寡告汝说，汝可别不识相！”

“呀！你们不知道啦，寡实在说不出来啦。”阿林仔愁眉苦脸，嚅嚅申辩。

等待了很久的阿福，早就不耐烦了，他张了张那倒挂的趴眉，手舞足蹈地嚷道：“汝给灵鸟一样，阿林仔，不想讲，汝就不要吵，吵个天嚷地嚷的，现在大家都被汝吵起来了，汝又不说了，汝要是再不说，寡可是要‘擦拱抨’兼‘扫’带‘踢’啦^②！”

“嘿呀，阿福，汝敢说，汝就拿去说吧！”阿林仔没好气地应道。

“寡要是知道，还要汝说！聒噪之啦！”

“小孩子乱说什么！”山顶婆把孙子阿福拦住，转对阿林仔，疼惜地劝道：“金珠狗子，有乖，赶紧说吧，寡老龄婆也在这等很久了。”

子燕憋不住地帮腔：“哎，汝满说，我们满听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！”

“小娘子人说什么？！”东乡嫂撮了女儿一下，正色严责。

“嘻……”阿兰忍不住捂嘴窃笑。

“嗯……”子燕冲母亲娇嗔一下，就闪到阿兰身边。俩姑娘你推我搽一番，又抱成一团，叽叽咕咕地扯谈起什么来了。

“说！”阿莲猛地提起阿林仔的后衣领，把他拔高了许多，提领的手又趁势一翻，顶着他的后背，显然是下了狠心的最后通牒。

阿林仔被提顶得脚尖点地，胸部一挺，显得又可怜又滑稽可笑。

① 张灵形：（跟“灵鸟”一样地）张形做状。

② 擦拱抨扫踢：打人的各种动作。

“哈……”众不禁嘎然。

看着众人期待的目光，听那山顶婆爱惜的劝告，再瞧瞧阿福那凶悍的神态和背后这头母老虎、母夜叉……阿林仔妥协了：“好啦好啦，”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心怀疑惧，款款小心地声明说：“寡说了，你们可是不能骂的！”

“协哪！也啦^①！”众口混声依见。

“把手放落，手放落。”阿林仔扭动着身子恳求阿莲。

“咁啫”——阿莲憋不住抿笑，手一松，阿林仔又短了一截。

这下大家不敢笑了，他们希望尽快听到关于木兰溪的消息。一时间，街面上静得能听见人们各自的呼吸。

只见阿林仔皱着眉头，挠着头皮，突然痛心疾首地大叫起来：“工地^②的小娘脱裤腩啦！”

“哇啊！”

“器狠^③”

“也死！”

“绝户！”

倏地，人群发出一阵器乱的惊叹。惊奇、惊讶、惊疑与冲动、欲动、激动交织在一起，乱哄哄的声浪和刚才的静对比，突似火山爆发。苏伟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，好后悔被骗在这里等了这么久。他虽然才十七岁，但曾跟哥哥张勋去过大省城，那温泉的游泳池里，多的是脱裤腩的小娘们。少见多怪。他不由可怜、可悲、可叹起古城的乡亲们，不由地蔑视这古老封建的寡陋风气。

他刚挤出圈外，就听见爷爷——被人们尊称为良公的街上最长者的叫声：“大家不要天嚷地嚷，听阿林仔说吧！”

① 协那、也啦：两个都是肯定词，“可以”的意思，常连在一起用。

② 工地：糖厂建设时叫105工地，后来叫习惯了，成了糖厂的代名词。

③ 器狠：惊恐的感叹词。

良公真威！他的话一出，人们就安静了下来，转而把目光火辣辣地聚焦着阿林仔。

这目光有艾有怨，有恨有怒，有盼有望，并裹带着性的骚乱。阿林仔巡视着由各种神情交织的目光，他突然抛弃了恐惧的衰败感。觉得自己这三十大的光棍，历来都是被人们当笑料的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们关注和重视。他蓦地燃烧起正义感，觉得应该尽情地向着亲人们控诉那帮骚娘们对神明的亵渎。

“咳噫！寡给惊也死。”阿林仔吐了口唾沫，可是口水又跟着流出烂嘴角。这下他懂得用袖子匆忙擦去，继而口沫腾飞：“早上良公叫寡去西乡送竹货，寡中午回来的时候，走到工地抽水机的前面，就看见工地的一大帮小娘子端脸盆拿毛巾，嘻阿嘻、哈呀哈地跑去溪边。嚯狠哪！她们一大帮捷捷的就脱衫脱裤，大绝户的，每个人都是白色色的，每只就像白猪一样，在那抽水机的水泥顶上，也不怕被人看见，弹呀弹、跳呀跳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那两个奶股连天大，抖颤颤的……”

姑娘们“啊呀”地叫了一声，有的捂脸，有的掩耳。

“后来把手举在头上，嚯狠！也死，那胳肢窝的毛一大丛，乌当当的……”

女人们又“哎呀”地惊叫起来，有的赶紧走开。

“寡给惊得都不敢看，那南婆鸡怎么跟人不一样，胳肢下怎么会有毛……”

“轰……”人群嗡嗡声起。女人们的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：这二百五的阿林仔。

“扑咚一下，她们头朝下直创溪里，那两片屁股……”

“不要说啦！”西乡婆忍无可忍，一声顿喝打断了阿林仔的话头。“不败！”她颤巍巍地车转身，颠了几步又转脸冲阿林仔唾道：“因此汝目睛会糟，嘴会烂。”

女人们像是受了阿林仔的严重污辱一样，也纷纷指着他的头脸骂开了：

“绝户死的阿林仔！”

“枪打死的阿林仔！”

“不好死的阿林仔！”

“嘴脓嘴烂的阿林仔！”

正午的太阳狠毒毒火辣辣的，把人们的火气都给点着了。

阿林仔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惊慌失措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小伙子们倒开心地乐着，但又装着正儿八经的样子，伸着指头轻蔑地乱点着阿林仔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山顶婆不停地念着佛语，一边招呼阿福，“走，也紧去户①！”

没想到阿福正听得入神，龇牙咧嘴的，被阿婆一叫，好不沮丧。他舍不得走，但不走又不是，就悻悻地甩给阿林仔一句话：“阿林仔，汝大有眼福啊！”

“器狠，羞礼也，阿福鬼。”阿兰轻声地对子燕耳语。

子燕点头附和，咬着牙应说：“真羞礼，脸有牛皮那么厚！”

“不要满讲满定。”山顶婆赶紧拖孙子走开。“真没诗歌②，也紧走，去户去。”

这当儿，“细致”的主子开始呼儿唤女，指示回家。

阿莲耸耸肩，言不由衷地数落起阿林仔：“寡不知汝是要讲什么事，原来讲半天讲出一个脱裤腩。怎么？小娘没脱裤腩，汝阿妈会生汝？枪打的灵鸟嘴、鸡巴嘴。”

“你们骂伊做什么？这跟伊有什么关系！”良公为阿林仔解围，转而对阿莲责道：“汝的嘴也是坏！”说着背手气哼哼地走开，没走

① 也紧：赶快。去户：回家。

② 没诗歌：没意思。

两步又转回头来关照阿林仔：“汝去户休息，没紧关的！”

阿莲讲粗话是街上一绝，被良公这么一说，自觉没趣。但她善于解脱窘境，马上恢复常态，挥了挥手，自我解嘲地说：“走走走，讲灵鸟。”

大家的心情本来就被阿林仔的“开荤”给搅得烦恼烦躁，听阿莲那越骂越离谱的粗话，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良公的仗义执言使他们的心里更难过。他们也意识到刚才对阿林仔的唾骂是太过份了，那是内心极端空虚的表现。大家无聊至极，赶紧躲的、闪的、走的、跑的，街面上又恢复了夏季午日的冷清。

阿林仔愣住了，他想不通，怎么不说挨骂，说了也挨骂。“聒噪汝窝的达祖。^①”他狠狠地咒骂着。原来大家刚才的关注和重视是骗人的。现在不骂糟蹋溪水的工地小娘，却骂起我来了，真他妈的没道理！哦，真衰——偶然碰到女人小便就衰了，何况看见了女人脱个光溜溜的，那岂不是更衰了！他活了三十几岁了，还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腋下有黑毛那个东西。这下被人们一阵奚骂，他觉得更加倒霉了。那不属于他知道的、看到的，偏偏让他看到知道了，这不更加证实了他原先依稀知觉的“也死了”！哦！阿林仔经过这一场折腾，他的头脑浑浑噩噩的，神经濒临于崩溃。

炎热的太阳怒泄着怨毒的火焰，烧得石头路的街面上热气升腾。阿林仔呆呆地站在街心上，仿佛是接受炙阳对他罪过的惩罚。他大汗淋漓，嗡嗡响的脑里轮番闪过那抖颤颤的乳房、乌当当的腋毛、圆鼓鼓的屁股。他踉跄了一步，胃里翻腾着什么异味，他想呕吐。

那些原来前呼后拥的小娃儿们，还“忠心耿耿”地“护卫”着阿林仔——

“说下去，再说下去，阿林仔。”

^① 操你妈的每家。